

时晨 著
—— 大结局 ——

水泮猎人

4

水
浒
猪
人

时晨

著

4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猎人. 4 / 时晨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ISBN 978-7-02-014660-4

I. ①水… II. ①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3977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张玉贞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5千字

版 次 2020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660-4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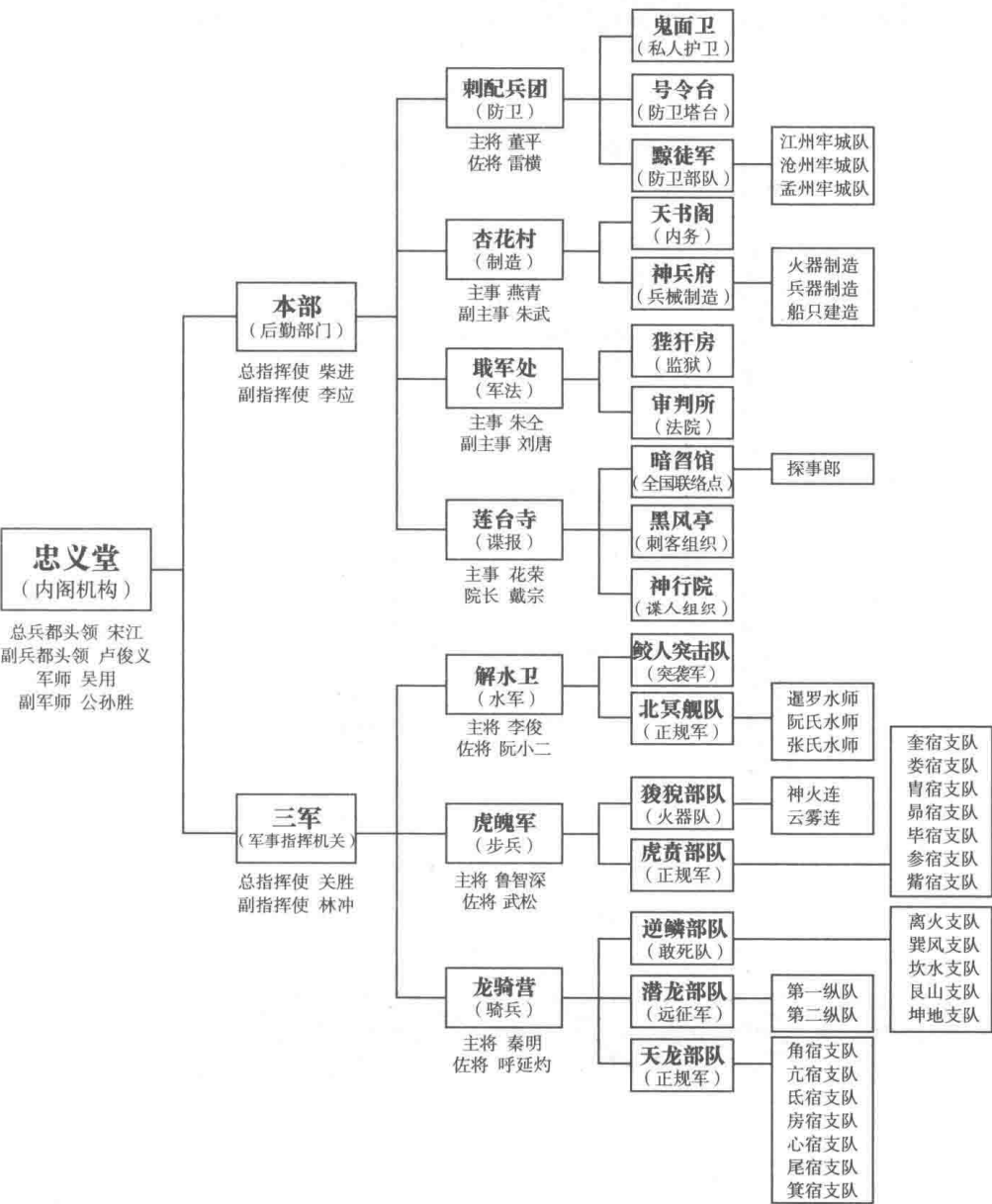
朝廷实时海捕赏金榜

匪盗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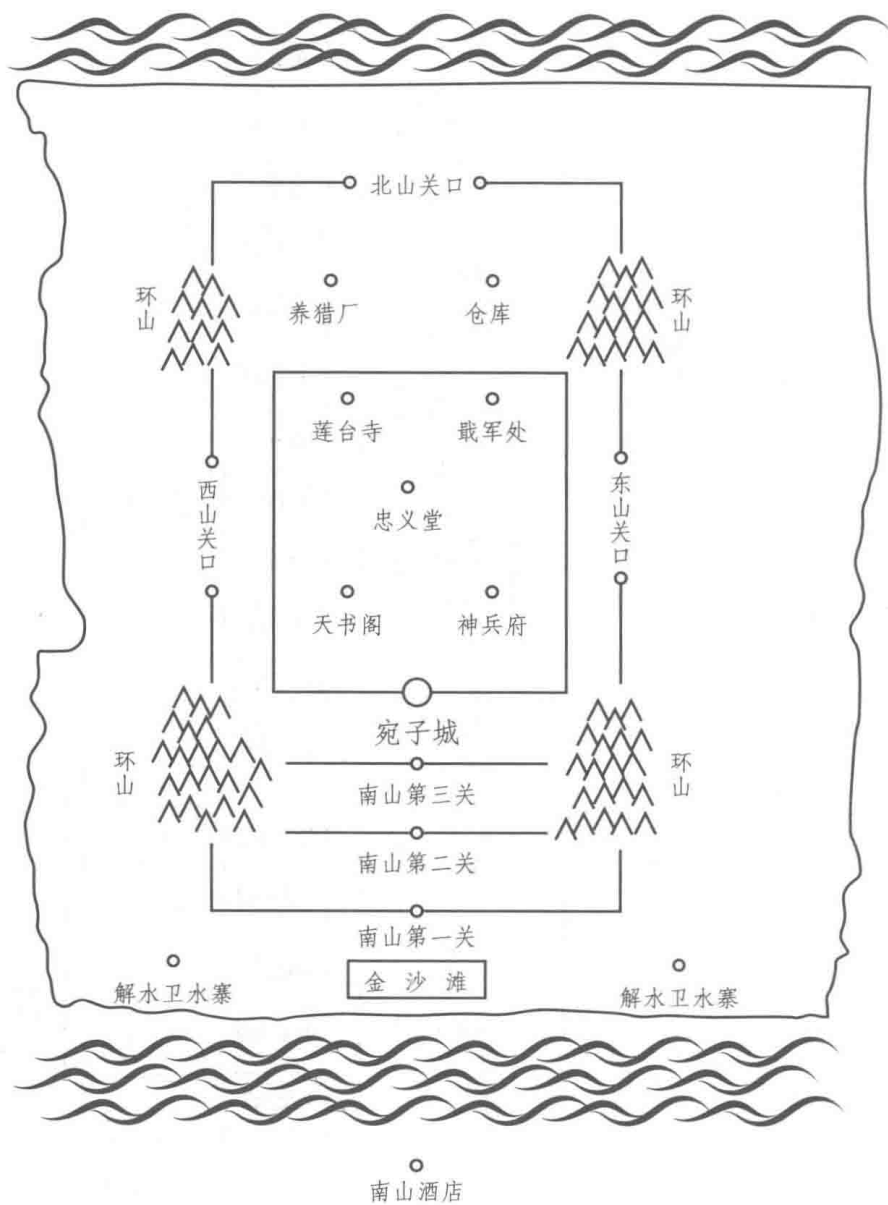
水泊梁山	宋江	一万贯文
水泊梁山	卢俊义	九千贯文
水泊梁山	吴用	三千贯文
水泊梁山	花荣	九百贯文
水泊梁山	朱仝	七百贯文
水泊梁山	张清	七百贯文
水泊梁山	李逵	五百贯文
水泊梁山	凌振	三百贯文
水泊梁山	解氏兄弟	三百贯文
水泊梁山	燕青	八百贯文

凤凰山	栾廷玉	一万贯文
凤凰山	扈三娘	一千贯文
凤凰山	张闲	五千贯文
凤凰山	唐霄	两千贯文
凤凰山	徐燎	四千贯文
凤凰山	玄武	一千贯文
凤凰山	鲁智深	五千贯文
凤凰山	武松	三千五百贯文
凤凰山	陈广	三千贯文
凤凰山	阿飞	一百贯文
光之国	方腊	两万贯文

梁山泊机构和头领布置图



梁山形势图



且说宋江军马在路，甚是摆的整齐。前面打着两面红旗：一面上书“顺天”二字，一面上书“护国”二字。众头领都是戎装披挂，惟有吴学究纶巾羽服，公孙胜鹤氅道袍，鲁智深烈火僧衣，武行者香皂直裰，其余都是战袍金铠，本身服色。

——《水浒传》第八十二回

目 录

- 第一章 景阳冈 / 1
- 第二章 残兵 / 20
- 第三章 败将 / 38
- 第四章 凤凰山 / 57
- 第五章 豺狼 / 75
- 第六章 祝家庄 / 95
- 第七章 焚舟 / 114
- 第八章 决战之前 / 134



第九章 解水卫 / 157

第十章 过关 / 172

第十一章 斩将 / 193

第十二章 宛子城 / 211

第十三章 卢俊义 / 231

第十四章 幻灭 / 250

第十五章 江南方腊 / 267

第十六章 帮源洞之战 / 283

后记 / 309



第一章 景阳冈

东京皇城，垂拱殿。

恢宏的大殿内，文武百官在庭下直身而立。垂拱殿视朝属于日常朝会的一种，这时，皇帝会接受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等机构的奏事，做出决断。

宋徽宗刚应付了几位常参官的谏言，感觉有些不适，只想快点放朝。可此时，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决断。这件大事，则是一直藏在他心底的隐忧。他懒洋洋地靠在龙椅上，扫视着殿上群臣。最后，目光落在枢密使童贯的身上。

“梁山泊一战，王师被寇兵杀得人马辟易，片甲只骑无回，浪费了多少钱粮且不说，战败的消息还瞒着不报。你有没有把朕这个天子放在眼里？”

宋徽宗这番话说得声色俱厉，吓得童贯躬身出班，跪在地上，奏道：“陛下息怒。臣统率大军讨伐梁山泊，何奈暑热，军士水土不服，患病者众，十死二三，到得梁山泊，又中了那帮匪徒的奸计。在水

泊中遭到了埋伏，实在是……”

“荒唐！既然水土不服，缘何还要出战？应该收兵罢战，各归本营操练才是。你作为主帅，不爱惜手下兵马，对敌军的情报又一无所知，岂不自惭？简直枉受朝廷爵禄！”

童贯吓得不敢抬头。

所谓水土不服，本就是借口。皇帝要是深究起来，乃是欺君的死罪。即便是童贯，此时也不敢再多辩一句。

“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见他吓成这样，宋徽宗的目的已然达到。童贯一直是他的宠臣，自己当着众官的面杀杀他的威风即可，便道：“你坏了国家大事，本当拿问。念在你过往的功勋，姑且免了这次，再有下次，朕绝不轻饶！下去吧。”

童贯默默无言，退在一边。

宋徽宗又问道：“朕还听说，宋江这伙人，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有没有这等事？”

话音未落，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跪下，奏道：“陛下圣明，臣闻宋江宋公明义薄云天，早年在郓城县县衙当差，只因误杀奸妇，才落草为寇。如今他虽身在绿林，却无时无刻不想报效朝廷，一直等待陛下招安，为朝廷出力。”

“果真如此？他真想报效朝廷？”

“千真万确。”

宿元景这四个字说得掷地有声。

“如此甚好。有谁愿意前去招抚宋江等一班人众？”宋徽宗的神情很是兴奋。

“臣虽不才，愿往一遭。”宿元景道。

宋徽宗大喜，正要唤人取来诏纸，准备在御案上亲书丹诏，却又有一人出班，跪下道：“招安的事，还请陛下三思！”

宋徽宗抬眼望去，正是礼部侍郎张叔夜。

“怎么？张爱卿有话要说？”

“陛下，不可纵容这群匪徒。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如何称得上义薄云天？若是真的不侵州府，不掠良民，那这群匪徒靠什么养活？今日，他们以强兵要挟朝廷，妄图谋取高位，朝廷若是听之任之，将其招安，难免有人效尤。到时候人人做强盗，强盗人人要官做，朝廷给还是不给？朝廷威严何在，陛下威严何在？”

“大胆！”宋徽宗被张叔夜数落得面色发白，拍案而起，“谁敢要挟朕？”

他这一吼，吓得朝堂上文武百官皆尽跪下。

张叔夜虽也跪下，口中却继续道：“陛下息怒，这些贼寇奸猾之极，为了想要得到的东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招安宋江一伙，是与虎谋皮。”

“宋江麾下一百单八将，个个骁勇善战，是大宋难得的人才。如今内忧外患，正值用人之际，与其下旨平乱，不如将其招安，为朝廷所用。嵇仲兄妄自揣测宋江之意，恐怕也是空口无凭吧？”

说话之人正是宿元景。

在待漏院的时候，他就因该不该招安宋江与张叔夜发生过冲突。此时官家的态度已很明显，他也不需要再顾忌什么。

张叔夜怒道：“宋江如果还畏惧朝廷，何故连番发兵攻打各处州县？少林寺一役，若非臣率禁军将士与其死战，百年古刹恐怕也要毁于一旦！”

宿元景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何可以混为一谈，荒谬！”

宋徽宗当然记得梁山远征军围攻少林寺一战，正是张叔夜率军抵抗，他对宋江有看法，也在情理之中。想到张叔夜并不是对自己发难，宋徽宗的神色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张叔夜道：“更何况，宋江手下，不是朝廷叛将，就是配军贼寇，不是反贼，就是命犯。这般人等怎能轻信？”

宿元景辩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陛下网开一面，给他们报效朝廷的机会，他们还不感恩戴德？张大人这种论调，我无法苟同。”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也别争了。吵得朕脑袋疼。宋江若是怀有二心，朕自然会知道。多说无益，朕心意已决。”

宋徽宗说罢，命左右取来诏纸，写上丹诏，又命库藏官教取金牌三十六面，银牌七十二面，红锦三十六疋，绿锦七十二疋，黄封御酒一百零八瓶，尽付与宿太尉。

这一切，张叔夜俱都瞧在了眼里。

他当然想不明白，为何皇帝要屈服于区区一个强盗头子。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宋江不会只想在朝廷做个小官。他的心思在皇帝看来，或许就是嫉妒贤能。不过就算被误会，张叔夜也要阻止宋江入朝为官。为此，他不惜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他希望韩世忠一切顺利，尽快找到那些人。

这恐怕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山东济州，郓城县。

来到这里已经五天了，梁红玉还是没能找到她想找的人。虫二爷的情报网虽比不得宋江的暗哨馆，但也绝不会出这么大的纰漏。既然有人曾在这里见到过“她”，那“她”一定还在这里。何况这

世上能和她相貌近似的人，恐怕还不存在。

梁红玉漫无目的地走在街道上，身边来来往往的行人无不侧目。郛城县这个小地方可比不了东京城，不少男人从未见过她这样的美人，瞥了她几眼，便纷纷低头议论起来，时而传来笑声。女人见她一席红衣，风尘味十足，便皱起眉头，心里暗骂她不知廉耻。然而对于这一切，梁红玉早就习以为常。

在梁红玉身后，一个推着梨车的小贩偷偷瞧了她一眼，咧着嘴笑道：“咱们这地方最近沾了什么仙气，来了这么多仙女？”

听见这话，梁红玉停下脚步，转过身高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没……没什么……”小贩忙捂住嘴，大摇其头。

“你刚才说最近来了很多仙女，是也不是？”

梁红玉逼近那小贩，故意露出腰间的匕首。

卖梨小贩哪里见过这般阵势，吓得不知该说“是”还是“不是”，急得满头大汗。光天化日之下，眼前这位美若天仙的女子竟要行凶杀人，他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梁红玉又道：“你别怕，只要说实话，我就不伤你。”

“是……是我说的……”

“你见过的那位‘仙女’在哪儿？什么时候见的？”

“昨……昨日晌午的时候，我正在老张的茶房里喝茶，屋外走进来一个天仙似的女子。我多看了几眼，嘴上不干不净说了些话，谁知这仙女本领可真厉害，一脚踢在我的胫锤子上，人摔出去好远。今日又遇见仙姑您拿刀要杀我。唉，下次送我银两，我也不瞧仙女了。”

“谁让你嘴巴不干净，活该。”梁红玉听着好玩，扑哧笑了一声，又问道，“打了你之后，她往哪里去了，你可知道？”

卖梨小贩摇了摇头道：“那一跤摔得我昏天暗地，站起来走路都走不直溜，哪还看得清她去哪里了？就算能看清，我也不敢看。”

“她是一个人吗？”

“不记得了，好像茶房外还候着两个女的，面貌没有瞧见。”

“老张的茶房怎么走？”

“穿过这条大街，然后向右拐个弯，一间篦头铺的对面就是。”

梁红玉点点头，收起匕首，丢给那小贩几个铜板，朝茶房走去，留下一脸迷糊的小贩呆立在原地。

如果没有猜错，小贩口中的“仙女”，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

按照小贩所指，梁红玉来到了老张茶房的门口。向内望去，茶房里零星坐着几个客人，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瞌睡，也有人正和茶博士讨价还价，希望能少付点茶钱。

梁红玉瞧了片刻，跨步走了进去。茶博士见有客人，便不再理会那个纠缠不清的人，迎上来道：“这位姑娘，想喝什么茶水？”他无意间瞥见梁红玉腰间配着的匕首和九节鞭，暗暗心惊，生怕她来闹事。这年头盗匪横行，就算是女子，也不能小觑。

“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个人的。”

茶博士听她是来找人，不是来店里滋事的，脸上顿时轻松了不少，将抹布挂在肩上，问道：“姑娘你可问对了人。想要打听什么人？不是我自夸，这县城里的人，小的至少认识十之七八。”

“我听说昨日里，有个姑娘在这儿打了一位卖梨的小哥，可有此事？”

“对，就是昨天晌午的事。”茶博士点头道，“那姑娘美得很，像是天上的仙子。卖梨的郗哥多瞧了她几眼，就被打了一顿。也怪他自己不好，净喜欢嘴上讨女人便宜。”

梁红玉听了觉得好笑，忍俊不禁地道：“那么，仙子后来又去了哪里，你可知道？”

那茶博士歪着头想了片刻，才道：“仙子不是本地人，小的也不认识。不过教训完郗哥后就走了，茶水也没喝。我只瞧见她带着另外两个女子，向前面的脂粉铺去了。再后来我就忙着招呼客人，没见过她了。”

谢过茶博士，梁红玉又来到了那间脂粉铺。

脂粉铺门面很小，铺子里摆满了染甲液、画眉墨、胭脂、口脂、蔷薇水等梳妆用具，还有铜镜、梳、篦、花钿、发簪等仕女妆奁必备之物。东西虽比不了京城，却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老板娘瞧来四十岁年纪，还颇有几分姿色，脸上化着浓妆，懒洋洋地坐在店铺中央，正摇着蒲扇。

老板娘见梁红玉走来，还未等她开口，便先问道：“可是东京来的梁红玉梁姑娘？”

听见她直呼自己的名字，梁红玉不由起了戒备之心，手掌轻轻搭上了腰间的匕首。

“我就是。”

老板娘从怀中取出一封短笺，递给梁红玉，笑道：“这是你们主上留给你的。”

“你是什么人？”梁红玉接过短笺，戒备的神色未从脸上消除。

“我么？”老板娘冷笑一声，没好气地道，“这你还得去问那个死没良心的虫二。将我一个人丢在这小县城里，也不知道来看看我。”

——原来是自己人。

梁红玉展开信笺，果然是李师师的字迹。